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出版工程重点图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普及读本

总主编：顾海良 余双好

资源 环境 生态文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左亚文 等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出版工程重点图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普及读本

总主编：顾海良 余双好

资源 环境 生态文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左亚文 等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资源 环境 生态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左亚文等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 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普及读本/顾海良 佘双好主编)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出版工程重点图书

ISBN 978-7-307-13343-3

I. 资… II. 左… III. 生态环境建设—中国—学习参考资料
IV. X321.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98734 号

责任编辑:程牧原 责任校对:汪欣怡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cbs22@whu.edu.cn 网址:www.wdp.whu.edu.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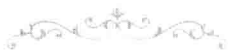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20×1000 1/16 印张:9.75 字数:132千字 插页:4

版次: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13343-3 定价:26.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买我社的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
-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出版工程重点图书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课题“实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普及计划的途径、载体和方法研究”项目成果



总序言

顾海良

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基本现状，我们编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普及读本”丛书，它是国家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出版工程重点图书。丛书分作十二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和精神实质为主线，力图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这两个重要理论成果作出全面的探索和适合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阐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这一理论体系，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战略、根本任务、发展动力、依靠力量、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根本目的等各个方面，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形成了一系列独创性的思想理论观点，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一理论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制度密切地联系在一起，道路是实现途径、制度是根本保障、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并随着实践而不断发展和完善。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

持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力量的内核，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贯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要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力和聚焦点，渗透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各个方面。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任务，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最为基本的也是最为重要的方面。

我们希望，丛书能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现。“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研究和阐释中，能凸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时代风格，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探索的理论精髓，体现科学社会主义当代发展的新概括和新提炼。能在现实、理论与历史的结合上，在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上，在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发挥意识形态引导功能的协同上，在中国的现实发展和中国梦的未来憧憬的联结上，彰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力、影响力和作用力，提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理论自信 and 理论自强。

我们希望，丛书能从多方面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满足人民精神需求上的理论指导和实践导向，对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民族

精神和时代精神力量及基本道德规范上发挥强大的推进力；在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和弘扬主旋律上，产生更大的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能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在积极引领社会思潮中发挥中坚作用，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在多变中定方向。

我们希望，丛书能在学习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用中国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中国形象，不断概括出理论联系实际、科学的、开放融通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传播中国好声音，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能把握好“时、度、效”，努力讲真、讲实、讲好、讲活、讲深中国故事、中国情怀，进一步扩大中国道路、制度及其理论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感召力、影响力和认同力，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国际感染力。

丛书是由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老师合作撰写的，也是以余双好教授为首席专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课题“实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普及计划的途径、载体和方法研究”项目的部分研究成果。

2013年9月10日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001 引言 生态文明——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选择

013 历史演进篇

015 第1章 从野蛮到文明

015 1.1 何为文明：文明的广义和狭义

018 1.2 文明的萌芽：蒙昧和野蛮的原始社会

023 1.3 文明的开启：从原始文明到农业文明

030 第2章 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

030 2.1 文明的深化：工业文明的横空出世

038 2.2 先天的缺陷：工业文明的内在矛盾

043 2.3 文明的变革：工业文明的自我超越

046 第3章 从“三个文明”到“四个文明”

046 3.1 “两个文明”的划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050 3.2 “政治文明”的提出：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

053 3.3 “四个文明”的概念：生态文明的构建

057 本质内涵篇

- 059 **第4章 超越“人类中心主义”**
- 059 4.1 “人类中心主义”的概念
- 060 4.2 “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
- 063 4.3 生态系统思维
-
- 065 **第5章 寻求社会的永续发展**
- 065 5.1 树立生态意识
- 068 5.2 发展生态产业
- 069 5.3 倡导生态生活
- 070 5.4 构建生态体制
-
- 071 **第6章 “天人合一”的至圣之境**
- 071 6.1 “天人合一”的本质内涵
- 080 6.2 “天人合一”思想的当代意蕴

085 现实反思篇

- 087 **第7章 难以承受之重**
- 087 7.1 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
- 094 7.2 人类身心关系的失衡
-
- 097 **第8章 不可持续的工业文明**
- 097 8.1 工业文明的历史意义
- 098 8.2 工业文明的特征
- 100 8.3 工业文明的缺陷
-
- 105 **第9章 走出现代文明的困境**
- 105 9.1 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
- 109 9.2 生态文明的特征与意义

111 理性构建篇

- 113 第10章 人与环境的友好相处
- 113 10.1 深生态主义的提出
- 117 10.2 深生态主义思想的西方来源
- 120 10.3 深生态主义与东方传统思想的契合
- 127 10.4 差等之爱和民胞物与的张力
- 131 第11章 循环再生的经济形态
- 131 11.1 前现代与后现代之辨
- 133 11.2 走出唯科技的误区
- 137 11.3 消费社会与知识经济
- 139 第12章 健康和谐的生态生活
- 139 12.1 防止现代性的异化
- 140 12.2 中庸平和的生活方式
- 143 后 记

引言 生态文明——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选择

人类文明的形成是一个在矛盾中辩证发展的过程。当人类告别动物界而跨入文明的门槛之后，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并不是一条阔宽、平坦的康庄大道，而是逶迤起伏、曲折盘旋的崎岖小路。当它向前行进的时候，有时要翻越崇山峻岭，有时却跌入深山险谷；甚至有时候无路可进，只好倒转回来另辟蹊径。对于人类来说，文明之路似乎从来都不是现成的，也不是由某个“先知”或“圣人”规划和设计出来的，而是在遭遇矛盾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不断开辟和拓展、由已知到未知的历史进化之路。

一、文明的跨越：农业文明及其基本特征

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新的文明范式，正是在人类文明经历了数万年的发展之后，在工业文明激烈的内在矛盾和冲突中脱颖而出的新的文明形态。

纵观历史的发展，人类文明依次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三种社会形态，现在又处在一个文明过渡和转换的历史关节点上。据考古发现，人类在地球上诞生的历史已有 10 万年，其中原始文明约占了 9.5 万年，农业文明约占了 4700 年，工业文明迄今只有 300 余年的历史。按照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和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恩格斯的看法，真正的人类文明是从农业文明开始的，原始文明还具有蒙昧和野蛮的性质，它还没有完全从动物界解放出来。原始人在进入蒙昧时代的中级阶段之后，虽然学会了使用木棍、标枪、弓箭以及自制的石器来进行采集和渔猎，但是这些工具都只是帮助原始人获得自然界天然产物的一种辅助手段，他们与动物在生存和生活的方式上还没有完全区分开来。只是到了野蛮时代的中、高级阶段，在学会了经营畜牧业和农业，特别是发明了铁制工具和文字之后，人类才真正进入文

明的时代。

相对于原始文明的蒙昧和野蛮来说，农业文明的进步和发展就在于它脱离了动物的生存和生活方式，人类开始依靠自己的劳动活动改变自然的现成状态，创造出新的劳动成果，以此维持自己的生存。从表面上看，原始人也能制造劳动工具，并运用劳动工具获取自然界里现成的东西，但由于其劳动工具的极端落后，加之其生存活动完全依赖于周围物质形态的存在和变化，所以，原始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还是一种单向的附属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原始人几乎和其他动物一样，凭借自己的生存技巧在自然界既成的生态链条上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如果说动物是靠自己的利牙、锐爪、尖角以及各种本能来适应自然界和维持自己的生存的话，那么，原始人不过是靠自己发明的工具来适应自然界以维持自己的生存。这时候的人类与其他动物一样，都是自然界这个庞大生态系统中的一分子，随着自然界的变化而变化，随着自然界的发展而发展。他们完全融入自然界之中，成为自然界自身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种状态中，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尚未形成，人还没有能力对自然界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干扰和破坏。尽管原始人的采集和渔猎活动会对其对象物的自然生长产生影响，有时甚至会使一个地区的采集和渔猎对象告罄。但是，自然界会以不可抗拒的强制力量迫使原始人改变自己的生存活动或迁徙到另一个地区。在如此原始的存在状态中，生态问题自然就不会发生。

然而，当原始人发明了铁制工具之后，人类就开始掌握了在一定程度上驾驭乃至制服自然界的武器。可以想象，有了铁制工具之后，人类就可以从事大规模的开垦活动，通过培植各类粮食作物和驯养更多种类的牲畜，来解决自己生存的物质资料问题。这些物质资料尽管仍然来自于自然界，但已不是原生的天然产品，而是通过人的劳动加以改变了的物质形态。这种改变在文明的进化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标志着人类终于脱离了动物般依赖和服从自然界的状况，开始生产维持和发展自身生命活动所需要的东西。正是从这时候起，人类才真正开始通过自己的生产活动与动物最终区别开来。

人类的生产活动是其超越动物界的一种特有的创造性活

动，它的特点是人类借助于一定的劳动工具来改变和改造自然界，从而有目的地创造出一定的生产和生活资料。由于有了这种生产活动，人类就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自然界的依赖关系，有了自己自由活动的空间。而正是这种自由，一方面给了人类越来越宽广的舞台，使人类的本质力量不断地得到提高；另一方面也赋予了人类盲目开发自然界的自信，从而引发了荒漠化、沙漠化以及水土流失等生态问题。可以说，生态问题是伴随着人类文明一起产生的，从人类的双脚迈入文明的时代起，它就开始从文明的裂缝处涌现出来。

从本质上讲，农业文明所使用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基本上属于可再生能源，无论是供生活消费的动植物资源，还是供生产消耗的人力、畜力以及光、水、风等资源，其中大部分资源(除土地、金属矿产等资源外)在耗费之后都可以重长再生。然而，作为农业文明最基本的资源，土地是有限的和稀缺的，当一个地区人口的增长达到一定限度之后，其所赖以生存的土地就难以承载人口的压力。于是，人们开始毁林开荒、围湖造田，这种做法确实能够获得短期的效益，但最终必然会造成局部地区的水土流失、旱涝频繁、气候变异等生态灾难。

有一种观点认为，农业文明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是有限的和局部性的。相对于工业文明来说，这一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对农业文明所造成的生态问题绝不能低估。据历史考证，曾辉煌一时的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希腊文明、哈巴拉文明和玛雅文明之所以最终都难逃毁灭的命运，其主要原因是过度开垦、放牧、砍伐和消耗。正如美国生态学家弗·卡特在《表土与人类文明》一书中所说的：“文明之所以会在孕育了这些文明的故乡衰落，主要是由于人们糟蹋或者毁坏了帮助人类发展文明的环境。”^①恩格斯更明确地分析了其中的原因，他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

^① [美]弗·卡特等：《表土与人类文明》，庄庞等译，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

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贮藏库。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当他们在山南坡把在山北坡得到精心保护的那同一种枞树林砍光用尽时，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就把本地区的高山畜牧业的根基毁掉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同时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①因此，农业文明的兴衰归根结底都与生态问题有关：当一个地域的生态环境有利于农业的发展时，农业文明最终繁荣起来；农业的繁荣促进人口的迅速增长，从而使生产和生活资料的需求量大大增加；由于原有的农业用地不能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于是开始毁林开荒、围湖造田、乱砍滥伐，使原有的森林植被以及河湖、湿地的储水功能均遭到破坏，最终毁掉了农业赖以生存的环境，导致文明的衰落。这几乎成为农业文明不可逃脱的一种历史宿命。中华农业文明虽然延续了数千年之久，但是近代之后终于走向衰败，除了因科技的落后而迟迟未能进入工业社会之外，衰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口的迅速膨胀所造成的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这使农业自身发展的根基也遭到了毁坏。

但从总体上讲，农业文明对于自然界生态环境的破坏仍然是有限的和局部性的，它只能从表土层面毁灭某一区域内农业生产赖以进行的环境条件，而不可能从整体上毁灭经历了亿万年演化而最终形成的整个地球的生态环境；而且在农业文明时代，人们也能够通过迁移或行为方式的调节来规避表土层面的生态危害。因此，农业文明时代的生态危机尽管会对某一区域的农业人口造成严重的灾难，但还不至于造成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页。

整个地球的变异而危及整个人类的生存。

二、文明的深化：工业文明及其内在矛盾

从18世纪中期起，人类凭借第一次技术革命之力，开始步入工业文明时代。

与农业文明相比，工业文明的性质则截然不同。农业文明的生产和生活活动只局限在地球的表土范围，但工业文明却要进入地球的深层，获取其各种矿物资源，包括金属矿物资源和化石燃料资源，来从事各种形式的工业生产活动。而作为工业骨骼和血液的这些矿物资源在地球中的蕴藏量是有限的，也是不可再生的，当这些资源消耗殆尽的时候，工业文明也就随之完结了。因此，工业文明自诞生起，就注定了它不可持续的命运。问题还在于，工业生产过程会引发一系列的生态问题，它所产生的废水、废气、废渣倾泻在天空和江海湖泊之中，会造成严重的空气、水体、土壤、食品乃至一切与人和生物相关的环境条件的污染，以致直接威胁到人类乃至一切生物在地球上的生存。

应该肯定，工业文明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它大大拓展和深化了人类与自然界的物质交换关系，特别是在这一过程中发明和创造了近现代科学技术，使人类的认知能力和生产力水平空前提高。自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的短短三百余年间，其所创造的科学神话和经济成就使整个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呈加速度向前递进的态势。然而，在其令人目眩的辉煌背后，却是环境的污染、生态的危机和资源的枯竭。据美国矿产局估计，按1990年的生产速度，作为燃料资源主体的石油最多可开采44年，天然气约为63年；大多数金属矿产资源能供开采的时间在100年之内，如世界黄金储量只够用24年，水银为40年，锡为28年，锌为40年，钢为65年，铝为35年。现在，人类面临的一个严峻的问题是，数十年之后，当石油和天然气以及大多数金属矿产资源消耗殆尽的时候，工业文明将走向何方？是在短时期内轰然瓦解，还是缓慢地趋于消亡呢？工业文明消亡之后，在人类没有找到实用的替代能源之前，是否意味着要重新退回到农业文明时代呢？人类又是否

有智慧在未来数十年内找到一条自我救赎的道路呢？我们无法预料这一转折过程的具体细节，但是，在后工业社会业已显现出来的生态文明，是文明发展的一条必由之路。

诚然，生态文明绝非简单地抛弃工业文明而回到农业社会，正如历史辩证法所显示的，人类文明将在超越和扬弃工业文明的基础上，在更高的阶段上回复到一个在某种性质上类似于农业文明的新时代。在这个新的文明时代中，人类又复归到与自然界和谐相处的状态，那时人类将彻底放弃那种耗费不可再生能源的高消耗、高消费、高污染、低效益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回归到利用循环再生能源的低消耗、高效益、零污染的可持续发展的健康合理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它大大超越了农业文明的低技能、低效益、低水平的落后状况，而是在高科技发展的基础上构建一个进步开放、公正有序、和谐健康、高度发达的生态文明社会。

如果说在农业文明时代人对自然的依赖关系处在一个单向的自发状态，因而人经常盲目地破坏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那么，新的生态文明则把这种关系建立在一种人与自然双向互动、自觉地进行调控和建构的基础之上。它所呈现的是这样一种新型的天人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无论是自然之天，还为作为主体的人，都循“道”而动，彼此相互作用，相互依存，协调发展，既不以人为中心，也不以物为中心，而是以“道”即规律为基础，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为中心，在相互对立而又相互统一中保持共存共生的友好关系。

三、文明的超越：生态文明及其未来发展

一个美好的生态文明社会的到来，必须要经历一个充满着矛盾的、艰难的历史过程。它不会突然从天而降，也不会平稳地、自发地如约前来，而是人类能动地进行创造和建构的结果。这一切取决于人类自身的自我觉醒和理性认知，未来的命运完全掌握在人类自己的手里。假如人类一意孤行，继续沉溺在工业文明表面的繁华中而不自知，人类的自我毁灭也许为期不远。这不是耸人听闻，而是由历史和自然的规律所决定的逻辑的必然。

历史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在于，创造历史的人类是一种自

由的、有意识的存在物。一方面，这种“类特性”决定了人类具有高于动物的智慧和创造力，能够预见自己行为的后果，并对自己的活动进行自觉的调控；但另一方面，人类每一个体的独特性又决定了其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当他们面对大自然这一最大的“公地”时，为了维护和获取自己的特殊利益，“公地悲剧”的形成就难以避免。历史上那些辉煌一时的农业文明的灭亡，就是这种无约束的“公地悲剧”的代表。

为了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将先后进入后工业社会、掌握了高科技手段并运用这种手段把全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现代人类，应该团结和组织起来，确立统一的生态环境价值观，利用世界和各地的各种国际性组织来协调各国政府的行动，并制定具有较强约束力的国际法则，以维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拯救地球的行动中，各国政府是行动的领导和组织者。政府代表着公共利益，是大自然这块人民“公地”的守护人，只有政府认真地履行职守和负起责任，才能有效地防止各种私人利益对地球“公地”的侵蚀，使这块事关地球人生死存亡的“生命之地”能够得到精心呵护而永续繁荣。

从20世纪60~70年代起，生态环境问题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在民众和政府的推动下，1972年6月，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有113个国家参加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这次史无前例的会议上，与会代表一致通过了《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制定了关于人类对全球环境的权利与义务的共同原则。在此次大会上，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概念被正式提出并得到了讨论。翌年，联合国成立了“环境规划署”，并以此为中心，设立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理事会、环境基金会。1983年，联合国大会批准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该委员会成立后，同世界各国政府和民间组织就环境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讨论。

1987年，挪威首相布伦兰特夫人在其任主席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上，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这个报告对可持续发展概念作出了比较系统的阐述，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该报告中，可持续发展被定义为：